甔甄洞藁

甔甄洞藁卷之三十六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軌
新安方尚贇校

墓誌銘八首

明誥封夫人李氏墓誌銘

往予行部河北蓋識宗侯仲佩氏時仲佩稱詩鄴下雅負名且有志修性命之學與之談未嘗不移日竟夕也頃予罷歸者三年仲佩使使二千里外索之山中為其母夫人乞銘予既愴焉興懷舊之感而又哀其有大故而不及匍匐弔也因受狀誌之夫人姓李氏為安陽世家女祖裕在成化中仕為南康司理父

希龍娶于喬而生夫人夫人自少端靜內慧稍長精
擅諸女紅通解孝經女誡諸書父母奇之曰此當爲
貴家婦勿輕字人因擇配得湯陰王輔國將軍平松
公妻之　誥封夫人云夫人之歸輔國也年二十餘
猶及事舅姑內外家政肅然惟夫人能以敬順承其
意無論問安視膳曲極誠款即浣故紉新調飴割脯
之類率躬自爲之而不以屬女御又時時脫簪珥市
甘脆以佐養固不令輔國公知也於是鄰下諸王孫
外戚無不賢孝夫人者矣已相輔國公終二喪事如
禮其後益自勤約爲治生計不啻若齊民然歲時衣

浣衣食蔬食以爲常以故輔國公之家中微而復振者多夫人拮据力也其與輔國公居相敬如賓處娣姒和而不瀆逮妾御嚴而有恩至撫諸子則不知有嫡庶而憐愛之督誨之如出一乳又其性素好善不肉食者二十五年非惑於佛事然也嗟乎夫人其稱輔國公良儷哉萬曆六年七月八日以疾終于正寢距其生正德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享年七十有二訃

聞

天子卹之賜祭焉生男四人長載均婦甯氏次載墇即仲佩婦劉氏繼王氏次載墳婦張氏繼甯氏次載

壻婦劉氏男俱封奉國將軍婦俱封淑人女一人封
陽夏縣君以邑人張國本爲儀賓男孫七人長翊鐵
封鎭國中尉餘俱幼女孫三人長封康店鄉君次封
惠河鄉君一尚幼仲佩以下用輔國公之命卜以萬
曆七年某月日奉夫人靈輀于郡西平村之原葬焉
吳子曰李夫人爲諸王孫母貴且盛矣猶能躬自謹
約以篤其親而振其宗即二南所詠采苡蘋蘩之風
何遜也說詩者謂文王刑于之化由閨門而被王國
厥有旨哉銘曰
懿哉母儀風此王國孰其昌之

帝有文德媲美二南匪炫而赫鄴城之西大行之側為夫人幽宅

明居士莊公暨配劉孺人墓誌銘

莊公諱侍字克誾以隱居江濱自號襟江居士楚典國州人其先豫章奉新人　國初自七世祖興輔避兵徙州家富口凡三傳至曾大父鐸鐸生大父珂鐸父子善治生以美好田宅甲諸里稱高貲江湖間珂生晟卽公父娶于柯生四子而公行三公性孝友侍父疾七藥必親夜不解衣臥已居喪過哀葬祭用家禮里俗爲之一變久之芝草生墓上人以爲孝徵云

事其母色養備至時家已中微而公猶菫菫自給會奉母命與其季易所居室而季偶遺金數斤室中公得之與其妻劉孺人遽呼季還之季欲分謝終不受先是公嘗鬻產與閈左豪而豪尋欲因經界以侵其餘產私行金賂公請得居間爲陰助公面折之侵第不仁利人之金而助之侵不義待雖貧不能以其身爲若家鷹犬也豪怒反誣搆公有司不見白遂傾其家得百金抵之其禍始解公由是貧益甚而歲又大侵顧其性猶好施不倦出遇道傍餓人即惻然流涕歸語劉孺人脫簪珥爲治糜往食之所活數十人終

不令之知每見暴骼于野輒閔而瘞焉諸所施於不報類此視其子以善爲諸生每試高等亟戒之勿自盈以求進至叟舉不第又數以義命慰之居恒磊落倜儻善歌笑詼諧至老不衰與賔客飲必盡歡醉則鼓腹長吟陶然塵壒之外晚年業已病肺益嗜飲以自娛即囊無一錢往往從人貰飲而分其子餘廩償之以爲常客有勸之節飲毋傷生者公笑而答曰非若所知吾肺病非酒不蘇酒吾良藥也安有屏良藥而能長生者乎年七十六竟以肺病不起乃公之陶然于酒而不問其家也則以有劉孺人孺人故名家

女既已相公內篤其親而外急人之難而猶能以女紅佐賔客資無賔客過公爲具與飲終日不知公貧也又感公於人有褊心不易諧俗往往乘間風諭之以故終公之身視孺人爲益友後雖有兩婦分理其家而孺人老益不自逸卽晨紡夜緝漂絮澣衣之屬曾不以爲勞年八十猶時時視雞豚狗彘之食息孕字爲兩婦先越明年以寒疾卒公生弘治戊午七月廿三日卒萬曆癸酉六月七日孺人先公一年生後公五年卒子男二人長卽以善娶管氏次以嘉先卒娶袁氏女二人長適柳演次適廣濟縣張宗漁孫男

云人省濟以善子妾黎氏出自淑自治俱以嘉子袁氏出撩妾二人管氏出者適朱希閎袁氏出者適吳志弘合葬墓在六墩之陽以善既廬墓三年始自爲狀屬其友吳國倫誌焉國倫蓋自弱冠與以善交知二老人多古行大者寧委其家以饜豪終不忍助豪爲暴吝不以遺金爲寶而以無愧屋漏爲寶與活餓人于途收野殣而藏之蓋所謂貧于財而富於德二老人一志也語云人富而後仁義附焉由二老人觀之豈必然哉乃其晚年以酒爲良藥豈俠而遊於酒人賢而隱於賣漿家者邪處儒俠之間庶幾達節矣

因憶予徼時數過富口訪以善公與其伯兄克溫仲兄克言雖寒夜必起各以所儲菜果酒脯來留予歡坐未嘗不徹曙予竊觀其父子兄弟循循德禮長者哉文嘗與以善論文孺人治麥羹食予盤無一蔬予與以善共甘之因遂不赴他客召孺人私謂以善吳予謝盛饌而飽吾麥羹其郭林宗之食于茅容乎真吾兒友也其後予稍階一第而竊祿四方未嘗不以二老人爲念然卒無以振其貧今以善年過五十猶逡巡膠庠間每向予有仲由之感仲由其言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今不肖何以謝地下哉

然通國稱孝廉之士未有先以善者即二老人並以
壽考令終而又見誦曰此孝廉所自出也未必不爲
榮矣因銘銘曰
蘧蘧高士漆園流風寄醒于醉復達于窮乃有良匹
邢之女宗裴祠偕隱多壽考終纍纍者墩爲爾幽宮
右褪下雉左挾黃龍汀蘭岸芷千禩斯供

明荊州府典膳徐君墓誌銘

徐君之卒也在萬曆八年五月之朔越歲其孫嘉璧
嘉璀卜以某月日啓其母阮孺人之窆祔葬焉先期
持崇陽汪僉憲所著狀來乞銘蓋兩孫子門人也因

受狀撰次之徐君名廷評字子義慈曰里人宋元豐
中有祖君猷公知黃州卒葬蘄水其子靜文於靖
康元年自蘄水徙興國之上塘村家焉靜文有子五
人而宗德行四又自上塘分徙洲頭凡數傳及君曾
大父紹淸大父希芳世以力田自給有古壤父凰希
芳生福皥爲其叔父希立嗣即君父也以所居近白
厓自號白厓野人初娶阮氏生三女而不宜男已納
程氏於正德乙亥十一月二十二日生君君生才九
歲福皥公下世里人蓋有乘其孤而幸之者乃君自
孩孺已昂藏不羣入侍兩慈出就師學裒然有丈夫

志久之內難外侮不戢而定稍長受經術為舉子業已復竊歎曰母氏以孤故稱未亡人至老不變孤奈何敎敎抱一經而以家政為母氏病耶因棄去從長老辨土穀之宜與場圃之利又并有天幸與人俱耕而穫常倍之用以餘粟易金遂什一㮣致貲累過其所棄以故田宅甲里中而子錢行於旁邑旁邑人無不稱徐君賢豪矣君積於既饒性又好客不倦而趨人之急甚於已私搢紳士大夫之過其鄉者不吝為盛具延接之即丞史僕御各饜其意其他若鄉鄰請貸貧士望恩者無慮百數君皆為緩急而應之多不責

其息凡州牧下令舉大事君輒居先蓋常出粟賑饑
處材脩學爲阮周二公所嘉獎後應　詔入貲授
荆王府典膳而不之官第得用冠服以肅賓祭鄉人
見而華之久之又稍稍自厭而被故所衣褐衣游白
厓間自號小白野人蓋自小以稱其父云君先後所
識諸名公若大司徒汪氏允躬與朱宗伯徐司空楊
僉憲皆嘗賦詩贈君君終身誦之娶朱孺人亞人朱
壽良女也孺人賢而有心計能爲君操利權而坐筴
伸縮斂散不遺錙銖又善承君意而樂施予君甚嘉
賴焉生四子伯仲俱殤叔繼諛聘通山陳憲副宗夔

女未娶卒季繼烈爲州庠生娶崇陽王令尹近敏女甫生璧瑾兩孫而季與王氏又相繼卒傷哉君於骨肉之間蓋不勝其鍾情矣已君從襁褓中撫兩孫成而日憂其瘠也因齋戒匍匐詣玄嶽請禱焉尋督之業儒身與共糓食者數歲亡何兩孫並用儒術爲有司所識拔補弟子員君又不惜厚資資之游太學而與俱赴南都凡再試不第君慰之曰吾不患兒晚成而患學未足會予解政歸里中君儼然率其兩孫來就學與吾兒遊予始一再見君而容崖然而目衝然而口津津然往往從杯酒掀髯談世務陳說古今有

通儒所不及惜老巖穴間不見爲世用耳叩之又好
闚衆家數術書通曉堪輿日相冢宅禁忌之術諸遠
方來以術干君者問君一二發難鮮不拱手結舌自
引去居恒爲兩孫故廣交薪資門下食客日益衆竭
庾廩以治供具猶不免有鞅鞅遺德者且詆君守財
而不好士郎所好非名之則勢之也又一二怨家陰
搆之中君幾觸文網尋見白於有司第以家人子挾
秕小過抵之於君無損爲完名顧其橐中金盡矣最
後猶能以餘力助城工築東南二門竝建層樓其上
歸然爲一郡壯觀自是君力益憊又數見侮於里中

少年抑鬱憤悶至無所控乃遂病不起享年六十有六卒之日披衣坐正寢於宗黨各致其情旋屬家事兩孫誠之謹事祖母孝友于兄弟不若且爲地下憂嗚呼君可謂善貽謀矣嘉璧娶葉長史棣女生二男子一女子嘉瑾娶汪僉憲廷鉞女生男女各一人俱尚幼墓在牛眠嶺負甲抱庚卽公所自卜云里人相傳君未病時白崖石崩如雷竟爲君妖讖然則賢豪死生固自與川嶽之氣相感應乎吳子曰揚子雲作法言不屑以千萬錢載蜀富人名爲其無仁義之行也乃予之誌徐君也則猶有取焉非徒富其人也因

系之銘曰

古有徐君死爲先季子許今有徐君死爲後季子與神歸九陰孰古孰今牛眠高岡鶴歸茂林勒茲貞石寵爾幽宅楚楚後來永延芳澤

明吳仲子牧良墓誌銘

嗚呼予仲子卒大梁邸中葢萬曆丙子四月七日也予哭之慟而嘔血舒恭人大懼越十日即以其櫬歸久之予復嘔血不止恐遂傷生稍稍以東門吳澹臺滅明之意自廣庶幾強飲食視事乃見櫬入楚達李平而予伯子工良從大江奔迎之至三江口覆舟溺

且良久會有天幸乘浪自躍出而遇賈船適過起之
明年丁丑伯子卜二月十二日葬兒南莊使使之大
梁告期而予適以使至之日得放遂就道與俱歸以
祖載之前一日馳至家猶及視兒下棺諸會葬賓客
莫不驚異比欲爲兒誌一石痛不能文踰年其婦劉
有疾母家迎之就醫兒忽見夢告予曰婦病且不治
矣是秋婦果卒予將取其喪合葬爲一誌乃其家自
葬女而予不及知嗟乎兒不得與婦同穴婦不得從
兒祔食我家廟非而翁意也廼獨哽咽爲兒誌兒姓
吳名牧良字鴻倩小字無擇興國州人父曰國倫母

郎封恭人舒氏前母贈恭人陳氏大父宗魯公贈中憲大夫邵武府知府大母李氏贈太恭人初予仕世宗朝爲給事中以哭楊忠愍繼盛而經紀其喪爲分宜父子所銜丙辰謫豫章從事丁巳量移南康司理且二年分宜意未釋巳未將乘京考遂斥之以華亭公力爭得再左官過家將治裝而北也屬舒恭人有娠留視之越庚申二月九日晨起見五色芝產寢室前是夕兒生即呱呱襁褓中娟秀如純玉心竊喜以爲家瑞越數日予北上謁選人遂以其夏補歸德司理理歸德又踰二年不調業巳奏記自罷歸里中

時兒已三歲能言但好弄生雀予患之倘繫一雀過
予前予撫其首曰雀性好飛與兒好跳嬉同盍各適
其性乎兒遂解其縶放之自是不復弄雀時壬戌之
夏也會分宜敗諸忤分宜而左官者並得稍遷其秋
予亦從里中起授延平府同知未數月擢知邵武府
癸亥始遣人迎卻恭人攜兒就郡齋兒數從其兄舉
酒爲予壽輒鼓掌歌小令以佐予歡間又援箸撾鼓
緩急皆應節予每爲之絕倒痛醉不復知在異鄉甲
子從其母自邵武歸始有其弟士良戊辰予被謗改
知高州諸子皆從時兒已崖然露英骨目光射人鼻

受經知大義見者無不竒之甞寢夢見巨虵張口如門戶兒入游其腹中宮館樓閣甚盛行坐登降一無所礚礙少頃心知其虵也始自驚悸而覺汗下如雨以告予予莫知其解庚午從其母自高州歸始有其呂氏妹予守高州三年日苦盜最後倭夷三犯我郡城皆得厲兵殲之巳

穆皇帝錄保境功而叨　賜金者再壬申還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比過家閱兒所爲舉子業未善也退省其私則一切剪綵刺繡圖寫山水禽魚類皆不師而工予慮其智竭於小伎也因獨攜之貴州身自督

學稍稍成章矣癸酉予攝司事文以坐策平苗功
叨
今皇帝賜金兒睹之有喜色曰兹非所謂尚方珍耶
尋聞母病趣歸視之甲戌予有河南參政之　命便
道歸為兒娶婦婦卽郡人劉別駕克文女其冬州大
夫唐公里選士而兒在選中當赴郡試予未之許也
乙亥仍從之大梁受學居數月為文駸駸有奇氣卽
其兄亦驚異之會予當入　賀兩兒俱欲從觀京師
之盛遂與俱行比還過邯鄲謁黃粱祠兒從祠官得
呂僊詩誦之數日忽忽有悟語人曰養生家無慮千

言曾不出孔子三戒學者自不悟耳已入邸遂疎其婦就外寢因自著養生論藏笥中大要摘呂詩所指佳人按劒之意究言之而自警殊厲無何疾作而證即不佳先是齊所善客龍游李遇春知醫診兒謂將有疾不宜從之京乃往反京路亡恙意其言過也後李見養生論益吐舌語予仲子情見乎詞疾殆不可料奈何予始索觀其論知兒悔悟晚也日憂懼無所出踰年三月婦產一女未數日殤兒不忍聞其婦哭聲強起慰之曰女殤矣哀之何益且我兩人年並少豈憂不再孕乎婦遂止不哭未旬日兒病少間謂其

母鬱鬱處一室殊困欲詣家大人所居分署稍稍開
心目且須臾覓父憂可乎母因傳其意許之比至所
見堂室題額几案器牘以逮庖湢井竈庭除卉石之
類無不熟視而詳諏之是夕劉氏兩兒至兒又與之
客坐款談夜分不倦其明日遂偃臥呻吟亟請從臥
予所臥榻凡三晝夜呻吟不絕聲垂死猶執予手歎
問四伯父與其伯兄及呼一二老蒼頭名乃溘焉瞑
目年僅十七又客死而無嗣嗚呼可勝痛哉可勝痛
哉已發其書笥中得兒所賦詩數十首類多憂生之
嗟而尤自恨其以疾憂父母則所謂絕命詞也詞極

酸辛予讀之不能竟遂煨爐之因憶兒自十五以後頗用志於悅親無復兒態依恆從其兄若影響而愛弟妹甚於自愛雖予日以孝友爲訓亦其天性厚也在大梁時嘗語其母曰竊覷家大人晨出暮入理牘勒尺寸不休何瘁也盍諷之自引以佚其餘年乎又謂大人性嗜吟咏山水間遊宦非其能也安得使兒先歸營三徑待之其母以兒爲乳口戒勿復談而予竊聞之則大喜此兒非獨愛父且庶幾知父哉至遇所使僮僕尤極寬恤一當其意輒解衣推食無所吝人皆目之爲少年長者宜壽而夭何天乎天乎豈以

悉慧而神大揚乎將無芝秀而不實蛇爲妖而不祥也因銘銘曰

碧湖之東有山如龍泉深木蒙爲吾兒幽宮嗟嗟骨肉復于土也命矣夫生不忝爲吾子死不負爲吾鬼誰夭誰壽誰禮誰餒千秋萬歲俱爾爾

明處士輔可吳君墓誌銘

嗚呼處士予伯兄也蓋就世巳四十餘年而予自束髮哭君今且老始得采君遺行誌之傷哉君姓吳諱國佐字輔可家楚之興國州凡六代而先世則商隱公自嘉禾徙也曾大父淵之公大父世宜公並有隱

德父中憲大夫宗魯公母太恭人李氏並以子國倫
貤封太恭人生四子長卽君次國仕次典儀國化次
卽參政國倫君爲貭性跌宕美丰儀在齠年巳有成人
度俯睨市井兒嬉嬉一切恥爲之初遊經師業儒家
言已見先大夫勞於家頗以爲患年十五卽奮然曰
家有長子是謂家督吾安得終歲手一卷而以門外
事勤吾親於是從闤闠逐什一之利每有奇勝貲且
般般起屬四方商賈鱗集求貨於市市儈率壤壤不
能平闠藉君一語平之無不稱善曰吳郎信義人可
任也卽持千百金委君不疑君亦視千百金故物每

得贏貲悉以歸先大夫一錢尺帛不入私帑先世嘗
有田一區在長慶里後爲不肖子孫蕩廢去故自大
父以來不復治田產及君之身始請于先大夫曰衣
食之原首農務食末非長計也先大夫以爲然迺買
田百畝于白水畈居數年爲閭左豪橫訟幾喪家輒
棄之曰置產以養親而重遺之憂非孝也知隣之不
仁而復與之處非智也乃又卜產宣化里耕焉蓋二
尊人無缺養而諸弟俯仰有藉多君力也君居恒怡
親愛弟鮮所不用其情處內外宗黨曲有禮意與人
溫然可親而其中涇渭不少假故年未及壯而人以

長者遇之學未成儒而所與遊多一時衣冠文雅士子猶憶少時從典儀兄及君之二子年相先後共塾而學君往往優兩弟而劣其子若有所試至分衣襦屨爲歲時行纏飾脩則相若也暨予十一二時稍屬文而爲經師所譽輒大喜而賀先大夫曰吾家世德長厚當有顯之者其在吾季乎無何君寢疾三年猶日冀其起也而竟不起時嘉靖乙亥七月二十二日距其生弘治丁巳七月二十三日年僅四十有三嗚呼傷哉以卒之三年壬寅正月三日卜葬于鶴山之麓配葉氏郡人葉瑛女戶部郎國華從妹生二子長

道良次遂良初二尊人以耆年失克家子如斷右臂痛不勝情而猶强病視君入土及撫君之二孤成巳爲受室長娶熊氏次娶董氏甫五年而二尊人且相繼棄諸孤矣其後熊無子得妾許氏生二男孫曰宣娶朱氏曰寵聘朱氏一女孫適鄒民望董無子蚤卒繼陸氏生二男孫曰寅生員娶劉氏繼譚氏曰宿尚幼三女孫長適劉應元次適虞嘉樂次聘劉之宦曾孫一人乳名寄兒劉氏出國倫曰伯兄兄也於予有父道焉顧恨無以報幽冥耳鄉疑君所藏地卑溼當有他患會形家者亦以爲言嘉靖癸丑予以中書舍

人請告還葬妻陳恭人于鶴山之左阜因併遷君墳於其右阜去故冢高可百餘步已自已未逮今二十餘年蔡孺人與其子道良遂良及婦熊俱先後物故諸孫貧幼不能舉會予自大梁罷歸稍稍分租金資之尋擇豁南王玉甫山葬道良夫婦其上已又贊寘孫舉其祖母及父二喪祔君之兆左右藏焉諸喪既舉存歿稍寧予因得延師授宜孫經為之納婦以養其母而寵孫幼有異質則典儀兄撫而教之矣嗚呼君其瞑目泉下乎銘曰

嗟予伯氏豈賢而隱于市而不汩沒于市者耶孝而

克其家而不纖嗇其家者耶何享世四紀而遺德如
新左內子右介子祔鶴山而爲塋是吳伯子之貞珉

明中憲大夫福建提刑按察司副使進明易公

墓誌銘

易公既卒且葬其子相時使使大梁以狀屬予銘會
予抱殤子之痛未有以報也已罷歸山中且八年而
相時又使使山中趣之嗟乎予誠不佞豈能一日忘
情公哉按公姓易名道談字進明別號洞阜居士岳
州巴陵人其先長沙人宋禮部尚書祓之裔高宗時
有祖文貴仕爲大理評左遷岳州遂家焉其後四傳

至光祖舉元祐進士光祖生本中入 國朝始定居上坪本中生誠誠生巽巽生鑄鑄生孟格孟格生中憲公滋蓋公父也母太恭人龔氏公少孤而家復中落獨依太恭人與一㢸穉弟爲命乃其性深沉好讀書不爲貧損志太恭人才之使就經師受學綴文文輒工已試爲博士弟子輒得異等凡七舉不第而公心益虛學益力嘉靖壬子始舉于鄉癸丑登進士則年四十二矣初授太平令太平其民故嚚訟而吏又善舞文爲邑患公至摘其爲蠹之大者數輩法之餘聽自新諸所爲辨寃獄崇文儒興利禦患不可殫述

屬鄰邑盜竊發以爲海夷且至告急公公笑而拒之
曰海夷安得深入山縣此境上惡少年自爲亂耳已
竟如公言諸部使察公行能謂可備緩急交薦公於
是公有錢塘之調蓋錢塘浙首邑無論繁劇十伯倍
太平即其時大寇壓境城守戒嚴諸軍與無不倚辦
公而公亦無不立應未幾徵入爲戶部主事歷員外
郎郎中嘗榷稅都門及清源關並著清德已奉 命
督發邊需守吏有以私請者公正色叱之諸郡邑無
不凛凛共事事竣當遷會興化新破 廷議難其守
主爵遂以當公曰是能定亂持危者比公馳單車請

郡則室廬煨燼白骨纍纍蕭然一空城也公惻然傷之亟下令招徠安集民稍稍相扶攜以歸如就慈母其有以翼寇鬨發相告者公一切置弗問曰姑令自安尋以平海之捷拜
肅皇帝賜金已乃脩城堞葺廨署飾亭傳營壁以爲民衛而民漸有樂生之心踰年寇再至羣情洶洶公獨緩帶誓師日增金鼓旗幟夜張烈炬待之寇以爲有備遂去而攻仙遊公又賈餘勇爲仙遊聲援射書城中諭吏民自固大兵且踵至矣於是仙遊守益堅而寇亦徐爲大兵所敗公乃得解嚴坐堂皇策長老

患苦弔死問疾脩舉廢墜如築海隄使潮不害稼濤
木蘭陂以廣灌溉變磽堉爲膏腴而復寬力役給牛
種以資流亡之新復者耕焉則其大者也公故明習
法家言往往手自削牘吏人承之莫不股弁已又察
隸卒徼捕之弊刻木而郵致之郡人交口稱便會三
年考績業已奏 璽書褒勞貤封父爲中憲大夫母
爲太恭人久之不調公倦遊矣又念太恭人春秋高
數稱疾臥閤奏記乞歸養不得踰歲始遷按察副使
提兵福州間從海上視師過故郡郡父老數千人遮
迎之曰此脫吾血刃而袵席吾者也無恙幸甚亡何

聞太恭人訃痛哭奔歸父老亦痛哭奔送之後公既終太恭人喪遂絕意仕晉杜門懸車日與宗老子弟脩明古道敘譜牒篤恩禮以其暇從一二親故登岳陽樓攬雲夢七澤之勝舉酒縱歌飄飄然仙流也越萬曆癸酉六月八日病卒距其生正德壬申七月一日得年六十有二以乙亥十二日葬唐石原之麓配何恭人學訓珊女繼趙恭人縣幕萬友女子一人郎相時庚午鄉舉婦李氏女二人長適宗良次適方承烈並邑庠生嗚呼公生平樸直簡諒其貌溫溫其政悶悶至辦事臨大節則有介然不可奪毅然不可奪

者是公之所自負異也曩予守邵武時嘗與公共事閩中知公再造一郡心獨苦勞績獨多乃其初罥告言不問蓋龔少卿所謂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郡士人見以爲異而卒無智愚竝戴之而爭尸祝之則鄭人之歌國僑蜀人之思何武良有以哉非予銘而誰也銘曰

秩宗遐裔徙處巴丘澤延奕世載振箕裘起家儒素造跡皇州宣力中外克篤忠猷壺陽既墟公也拮据掃厥腥穢奠以安居靜以制亂終若其初爰膺嘉命建節海隅銜痛徂奔臥痾杜門息機世外古道斯敦

石原之麓洞庭之濱綿綿幽宅麗以貞珉

明鄉貢進士名卿呂君墓誌銘

呂君名應期字名卿楚廣濟邑人其先南昌人元末祖蕃三避兵徙廣濟之月塘其後壽七徙團山用英又徙西横而呂氏族漸著用英生四子長寵無嗣撫其弟定之伯子鐵為嗣鐵又無嗣撫其弟鑰之仲子一純為嗣即名卿父字從之自從之公與其所嗣父相繼治儒家言為邑學諸生而從之公又以大戴禮為旁郡學者師一時名士出其門者數輩而呂氏文儒之風漸盛公娶陳孺人嘉靖癸丑夏四月孺人且

夫乃夜夢太陽墜其所居室其月十九日生名卿名卿生而英骨隆起德字洸厚祖若父並珍奇之謂必太吾呂也甫踰齔齔日誦千餘言十歲能屬文則從之公口授之經術卽涉疑義靡不了然精解公每有拂意輒召名卿前立試一文文成公輒大喜撫其首曰有子若此吾復何憂十四補邑子員居十年所遇郡邑長吏督學使無不奇其文而置高品者萬曆丙子領鄉貢其宗鄰人賀公曰茲太陽墜室之徵乎已三上春官不第而名卿益自奮於學不少休葢自鄉貢以後業自任爲家督不欲以弟妹婚嫁勞其親而

又稍稍築室開產業曰此庶幾爲三弟資非以自殖
也諸出納施措一視公嚮意而迎順之一有弗當卽
悝愧曰陳孺人爲從容必得其歡心乃已玆其爲孝
友至性邑人人能言之居恒處宗鄰內外親和厚有
禮不敢自賢至馭僮僕曰此亦人子也往往過寬恤
之以故人無貴賤疏戚無不稱賢長者初從之公與
令民部郎張子龍父嘗比民部公見名卿負奇心器
之因撫其內翁楊茂才大輔之女女爲未幾生一女
七歲未聘而名卿以瘵病卒時萬曆甲申三月廿九
日年纔三十有二卽以四月七日祔葬馬鞍山從之

公哭之慟而寢疾者數月幾不能興而吾兒工良則
公甥也凡三束書遣兒慰之乃能强起爲名卿擇嗣
得其仲應明第三子曰元聲屬未亡人楊撫焉蓋民
部公贊成之也公徐自草一狀涉江乞吳子銘吳子
曰傷哉名卿國器也諸見名卿神凝而弗閟才儁而
弗揚無不以鼎甲鉅公期之胡遽止此且于春初江
行時名卿儼然從其父觴于盤塘舟中神氣殷殷王
也曾未踰兩月而凶問至能不令人銷魂哉乃考名
卿先二世皆以元子無嗣而有嗣而名卿亦復身遘
之痛矣又何卒之暴也因抆淚爲之銘曰

蘭有馨而易萎玉有英而易摧士有文質而數奇則呂伯子之謂與傷哉予伯子已矣庶幾有第而其宗日起有嗣而其鬼弗餒茲石與茲山昭昭也傷哉予

明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左參政晦之邵公

墓誌銘

參政公卒于家家且卜葬屬其從子以仁方仕爲粤西臨桂令不及侍御視襄廼狀公行實使使馳書數千里來乞予銘其辭曰以仁不佞自束髮受書以至成進士勉服一官尺寸皆季父賜也令季父不諱而濵以仁以仁痛不可解惟是他日嘗幸事先生願徼

惠一言卽季父藉不朽而以仁所爲報季父者其庶幾乎嗟乎臨桂君德公深矣夫暐之預期其姪也玄之不負其叔也邵氏有焉按邵氏之先世居金陵自我
高皇帝定天下奄有洲𣶏與古地而郡縣之始置今普安州詔徙江南衞士良家子戍焉公六世祖旺實始從戍籍徃旺生斌斌生璇璇生文林公昇昇生中憲公華譜邵遂爲普安右族矣初中憲公仕爲重慶府同知配恭人某氏生四子並治儒家言長元吉貢士次元善四川按察僉事次元高贛州府同知是爲

以仁父而公其季也名元哲字晦之別號古愚公少
有至性每爲其父兄所嗟異曰必亢吾宗其季乎年
十二遭中憲公喪業已能執哀如成人禮稍長益銳
意於學多所博綜精詣而獨組門禮經爲諸生時嘗
自著禮經說黜中諸言禮經者宗之嘉靖乙卯舉于
鄉乙丑登進士科推擇爲民部主事司計通州通邇
京諸近幸數以私請公一切拒不受諸近幸將不利
於公而中以飛語迺其時太宰楊公司徒劉公則知
公深也力爲之昭雪而公廉正名益彰尋有餉邊之
役事竣過家省太恭人遂欲留侍太恭人不復出太

恭人弗悅兩兄且以大義責之始勉强就道入京擢
郎中奉　命總宣大軍興宣大自督府帥府以下無
不憚公廉正名預戒其吏士守繩墨以待度支曰非
他郎比也公至旣度支如法無闌出無闌入使人人
各厭其意廼又從尺籍之外得死士若干人毅然請
增餉餉之已又察倉吏之不得代而老死窮邊者數
輩閔然憐而歸之兩府諸吏士益至是益知公用世
才非小廉也隆慶庚午奔太恭人喪里居三年從草
土間授諸子弟經術而督誨之普安文儒由玆益盛
後除服補郎視通惠河以疏漕輓之入太倉者公相

地執用便宜可舟舟之可車車之雖與監漕御史共事不少爲所撓而事卒用濟非久遷淮安太守淮故水國而當南北孔道屬累歲河決潦溢所部諸州邑大半不耕至相扶攜告賑者道相望又督漕治河兩中丞及諸使者檄下有所諮議旦夕趣報一失期卽見謂不受事亡論迻巡手板送迎如夏畦矣公才旣閑敏而尤習于國家故實每從容奏記手畫淮河上下流及諸泉脉盈涸與諸淫潦所必犯蹤障所必先無慮數千言無不各當事要兩中丞得奏大喜卽藉手上封事如太守言行之而河自是不災漕艘百萬

從核府上過矣已廼議賑饑議招流徙議寬徭役議省驛使供億議罷海州卒踐更京操議禁戢閭里豪右議釋囹圄寃獄千餘人語具守淮奏記中不盡述公其有大造于淮乎暨淮人爭頌公公又退然謝曰

此

主上之恩兩督府之勞也守臣何有焉時鑄錢令未下而境內惡少年有盜鑄者公心籍之不發逮令下廼召諸盜鑄者前徼發其陰而責以鼓鑄自贖無不

神明公而願爲盡力者以故淮錢獨先布而工獨省玆不謂有心計哉凡三年累被薦異績受知

主上賜璽書褒之贈重慶公爲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萬曆戊寅遷山東按察副使且行淮人無老幼遮道泣送之已復築生祠祠公公知之陰使人毀其像淮人捕得毀像者知爲公所使也益歎服公有遠識公在山東分署濟上濟去淮卽不甚遠然當漕河中與淮異勢諸泉一不屬則病漕夏潦衝決則病稼公憂之爲築大行隄內束諸泉而外捍衝決蓋不獨漕便而旱潦亦藉以無恐諸所爲持法布公繩貪墨强寇亂威望凜凜齊魯間矣辛巳擢滇南布政司參政仍以河工留濟上久之廼得去赴滇屬奉部檄理經

界公力肩其事冒癉癘出入阡陌遂稍稍受病會浙
江兵變　制議藩臬諸大夫失計皆左官而移諸負
咸望者代之公於是有浙江之　命比過家則病不
支矣卒之日爲甲申六月廿三距其生庚寅二月廿
六年僅五十有五配董氏封恭人生子一人以謙諸
生娶郁氏女四人長適蔣益謙次適唐虞治並諸生
次聘常氏子次聘游氏子俱幼孫男一人象旭聘貢
士唐虞臣女以明年某月日葬三台山之陽吳子曰
往予視學黔中盖聞邵氏世孝友云已從賓序一見
公姿表瓌傑識略過人心竊偉之暨行郡試士得臨

桂君大奇豈其受之家學者異乎廼臨桂之政褒然
爲粤西諸守令冠而又悉以歸德公是公之文學吏
治內用于家而外用于國並足爲後進師也庶幾其
不朽乎而壽不必耆顯貴不必卿相矣爲之銘曰
嗟嗟公豈漢翁卿之裔而伯春之支庶耶何所至稱
治行而其鄉號德行不啻自口出也郎用不竟志享
不逮年匪獨其子弟抱痛廼公則庶幾無遺憾矣台
山之陽公其永藏片石無磷泉戶彌光

虎觀洞藁卷之三十六終

武昌吳國倫著
齊安王同軾
新安方尚贇校

墓表六首

明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公墓表

劉公既下世其子衞將軍日孚業已乞銘元美而因屬國倫表其陽申之曰先大夫之目閔待二先生瞑也國倫曰表墓非古也其猶行古之道乎夫以首陽之清也與延陵之仁也猶必緣孔子而不朽况其他乎漢世號子雲家爲玄而題林宗碑曰有道卽創意爲之亦皆有所託而重焉故曰先民旣歿德音猶存

若劉公蓋可以表矣按吳文學楚材所爲狀公諱景韶字子成世稱白川先生者是也其先世居崇陽之南谷自榮四公避罪徙宜春已而復歸徙楊坪凡三傳至處士公鐸事見丁鱗表鐸生封員外公繙事見元美誌繙娶于汪封安人生公會員外公爲怨家所搆而被逮治甚急汪安人夜擕公匿荊棘間事白乃已比公稍長而英骨隆隆起也員外公心喜之謂家造當屬是兒乃授之書一過成誦矣顧員外公督之益嚴曰兒忘關在家極而父荊棘而母子乎兒即不能脩怨無復爲虎口餘也於是公奮激脩舉子業苦

無資購書數從市肆中借讀已還其人謝曰吾將之
腹笥矣及綴文又鮮師授率自以臆揣摩爲之輒中
窾始試爲諸生諸生譁以爲亡奇而獨沈令厚遇之
曰劉生殆有心匠非若曹知也嘉靖庚子舉于鄉甲
辰舉進士授潮陽令員外公謂兒往第毋效崇令虐
無辜以庇豪稱良吏矣公至察潮之苦豪者什伯於
崇因首發一二輩寘于法諸豪無不竦息待罪願自
新者公許之蓋自是潮不苦豪已乃因俗致理隨百
姓所利苦而爲舉廢其大者十二事具潮人去思錄
中在潮凡七被薦書始入爲刑部廣東司主事時吾

友李于鱗王元美並在刑曹公慕而習之間攜高伯宗魏順甫衡從其間相命爲聲詩志在不朽而以其餘力治法家言顧郎以法家言著稱而公益鞅鞅不自喜謂恐于鱗輩中嗤我也會足秋警虜公從大司寇乘城守安定門安定門常不閉日入避虜者萬餘人卒亦無所闌入多公密畫也大司寇用是薦公才可備緩急明年城外城進公職方員外郎董其役公稍稍以勞自見得增歲奉一級而忌者見謂公喜事矣亡何出爲貴州按察僉事提兵備苗會諸苗方搆難播州患苦長老或謂撫之便或謂殄之便久持不

决公至立策之曰撫示弱殄僇無辜非計也書稱分背三苗此其時乎姑從中喻以禍福而分背之使蜀者附蜀黔者附黔羣議遂定曾不亡一矢所全活萬五千人開府馮公岳上其功尋擢撫苗參議蓋自思南移駐銅仁所部視故地益廣東連磐瓠西引牂牁諸苗種凡三十六而據爲寨者八十三其酋之長而黠者往往負險竊發而諸亡命大猾實陰煽之爲亂階公故所陳開府四策業已預籌之而復身肩其任次第舉之討禽其尤黠者王㦸任宸而餘孽望風解矣所上首功二百餘　詔增歲奉一級賜帑金勞之

會倭寇深入薄江淮間
上念江淮重地晉公按察副使治兵防海特豐城李
襄敏公開府其地襄敏故負文武才至與公談兵事
輒自退讓以爲不及因與之傾心共濟於是公乃得
請於開府以閒行視要害外自秣陵内至如皐皆置
水陸師待敵爲犄角勢已城天長城寶應而日拊循
其民以示有營可壁也明年
上遣儒臣唐公順之來視師會萬倭遽至犯如皐公
急趨如皐敕將吏開門迎敵賊度有備不敢窺諸路
援兵亦稍稍輻輳公歃血與諸將盟曰戰即有

不利我必身先爲殉諸將人人奮死力出賊先據白浦意且西公計給之東徐率兵與丁堰諸將衝擊之公又度賊受擊必還據廟灣扼我亟請開府移大軍軍廟灣而身擊賊後敗之藩莊賊二面受敵乃遁而西分兩翼爲連營公過於余莊敗之賊宵夜奔馬邏公掩擊于姚蕩敗之賊復遁過燕莊逼泰興公力追之泰興人望見公爭挽入城公按轡喻之曰入城無爲徒示弱我第以戰爲守若等今安枕矣乃麾兵而前擣賊張家莊走之巳賊悉衆還攻廟灣公急從間道趨至與李唐二公會水陸兵夾攻之凡四日大破

之時諸將有驕色公曰未也吾慮夫三沙之賊未饜
於南將乘我狃而北也猝至何以應之於是分休諸
將使潛爲備未幾賊果潰三沙北渡徑趨如皋公率
諸將翼進掩之仲家閘用火攻敗之賊奔鍋潭公與
參將丘陞追及北陳爲前鋒中伏死公併將其衆殊
死戰敗之已又及之小海灘劉家橋白駒海沙凡三
戰賊皆失利因從間道趨劉莊將據其積聚以老我
師會裨將劉顯自三沙新敗來公激之曰此將軍缶
翼濯池時也豈無意乎顯遂躍馬前而公鼓其後遂
搗劉莊賊潰追及白駒場盡殲之是役也公躬擐甲

也者九十餘日生禽百斬首三千焚溺稱之鹵獲夷
器輜重以萬計捷　聞
上大悅增歲奉二級賜白金一鎰文綺帛各二尋陞
浙江按察使治兵如故明年
上錄三沙功又增歲奉一級賜白金一鎰綺帛各一
蓋李唐兩開府嘗相繼上書薦公自代
上又心嘉其功遂進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軍
務巡撫鳳陽諸郡公念淮陽被兵後歲婁不登方約
束諸守令將吏務與民休息會
景王就國中貴人責供張甚具所過繹騷公患之因

以大義動中貴人得不擾而去尋聞汪安人訃奔喪
還方日夜號泣自恨待罪行間不得侍母一藥也會
中御史彈章奉　旨閑住已公雖服除不復涉世事
日治具爲員外公壽事兩繼母故得其歡餘日與里
中長老陳說耕稼及引一二後進生與之談藝賦詩
訢訢然樂也隆慶改元用　詔恩復公官致仕而襄
敏之子栻適爲御史按楚薦公用世才不宜久處巖
穴當事者亦欲擇重鎮畀之顧多格于忌者之口弗
果用公歎曰吾豈以用舍爲輕重獨媿負襄敏公父
子耳乃裒襄敏軍中所與諸手札百餘首名之曰感

知錄寄御史而不言謝其後員外公臥疾公亟廢寢食叩顙籲天願以身代及喪而骨立矣公又好行陰德無論字孤𥼶乏即所飭廢寺壞橋與諸無歸之棺櫬幾偏其境若不責子錢至折劵而焚之亦不下二千餘金千旋及門公無一語不爲閭里人地然卒不令之知間謂楚材用世非吾特矣往欲續百將傳詮武經敘沿海諸邊圖一無所就然非所甚恨也獨憶西曹時同二三子圖不朽之業已委而去之兵革間十餘年彼且謂我燕頷而執知其美疢乎豈區區汗馬之勞足名世乎以故公晚年益好學不倦而爲文

老詩日益宏麗追作者所著秋蛩燕臺戰餘漫藁大
有原藁若干卷楚材爲裒而傳之矣公故在軍中嘗
夢建業蔣王從容授以丈八矛盤舞如飛至病復夢
蔣王以天樂迎之明日遂逝蓋萬曆戊寅五月廿一
日也距其生正德丁丑正月三日享年六十有二公
娶張氏初封安人後以子衛將軍受　覃恩進封恭
人張恭人少以孝謹佐公於微而成儒業及其顯也
一切家政賴焉公遂得宣力疆圉無內顧憂生子三
長即曰孚積功爲武昌衛指揮娶戴氏封恭人次曰
益曰躋俱殤女五長適千戶陳邦本次適太學生汪

朝海次適邑諸生龔衍材孫男三炳衡邑諸生娶恩生汪庭女餘俱幼墓在史家渡之陽國倫曰予故與公厚并然於公不敢有媿辭蓋公治兵淮陽時予適謫歸德理最近公閫公功成而萬姓戴之至爲六生祠祠公而謳頌之聲至今盈耳暨予稍遷督學使過石阡銅仁間去公巳十五六年父老猶有遮道流涕而起居劉使君者此何以感也昔人稱所至見德所去見思公蓋其人哉乃功高見讒才大弗究於用則非所知矣人言公之開府也以遇李其以開府罷也以遇唐謂唐嘗負高世之望一屈於分宜而見用有

道者疑之故李薦公則見以爲不蔽賢唐薦公則見以爲樹黨乃分宜罷相後未有能爲公解者而後生信耳益不知公爲何如人矣嗚呼公之不復用其天乎又奈何僅以中壽卒乎予故次第其行而表之墓道曰此嘉靖中功臣都御史劉公之藏也

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榮簡盛公墓表 代作

榮簡公之薨也訃聞上愍之贈官賜諡　敕有司爲治喪祭蓋以榮名終矣其門人少宗伯閔師望氏狀述公履行屬予表其

墓按狀公諱端明字希道潮州海陽人其先汝南人盛吉仕漢爲廷尉廷尉之裔散處廣陵樊鄧間桓帝時憲起廣陵爲吳郡太守其子爲魏征東司馬後憲爲孫權所害子孫徙鍾離避焉歷晉宋皆居鍾離唐總管彥師封公食邑千戶而宋有名度者仕至參知政事元至正中鵬任内臺以直言貶海陽令蓋公七世祖也鵬與其長子並卒海陽季子珉遂占海陽籍海陽自此有盛氏矣珉生洪爲五經院長洪生孚明初辟署海陽教事孚生夔永樂中以鄉舉授餘杭簿夔生鳳儀仕爲仁化訓導遷安谿教諭其鄉稱梧莊

先生者是也初先生在仁化嘗感異夢且掘地得石有文曰宋端明殿學士墓先生瞿然令人掩之是日伍宜人生公遂以端明命公名公生而靈異五歲能言前身事甫齔卽善屬辭弱冠從諸聞人受經術多所博識外家語弘治戊午舉省試第一壬戌舉進士授翰林庶吉士亡何奔梧莊先生喪歸比服除會進孝廟實錄逆閹劉瑾陰嫉諸史臣而公亦橫被讒斥公得報欣然里居侍太宜人養後瑾伏法公起家為翰林檢討乃上書李文正公論相道侃侃數千言文正心憚之因外補公按察僉事督學浙江尋乞終養

太宜人則太宜人下世矣嘉靖初公起南符卿未幾
召拜春坊庶子兼翰林侍讀充經筵講官是年進明
倫大典推恩贈梧莊先生如公官母伍氏贈太宜人
己丑公復坐飛語謫南符卿踰年陞右通政尋轉太
常卿累御史大夫居南都蓋五年致其事以歸公里
居善病好與方士談彭聃家言久之人皆稱公得長
生久視術事頗聞
上上使使馳金帛徵公拜禮部侍郎時時咨訪攝生
大藥不令及于政也公乃進攝生集要
上嘉納之屢賜圖書金緋有疾輒遣中使問遺乙巳

移疾歸居一年
上思之卽其家拜大司空至則　詔改大宗伯數進
海上方藥褒諭賞賚日益隆矣丁未引疾弗許後又
進萬年金鑒錄永壽眞詮諸書惓惓托儒術以明警
故益當
上意已又加太子少保自是雖病不敢乞骸骨毋疏
論他事寓言臣老且憊不能事　陛下第恩深未敢
言去耳
上憐之許致仕時年八十矣歸臥數月病不治語其
孫曰吾受

上殊特恩死無以報旦夕易簀爾其詣闕下獻上所
賜圖書毋忘哉語訖遂薨時庚戌七月望日也公爲
人冲夷可親居家惇孝友其薦拔善類恐弗及又慷
慨爲人解紛難自筮仕逮其薨五十年家居者三十
年常冠玉華巾蕭然臥一室不出自稱玉華子至老
好學行坐披一卷不置尤喜著書有玉華子諸書傳
于世其配贈恭人許文學炯之女也有閫德佐公起
家先公三十年卒一子瀚爲廣西融縣令孫男三人
若樹觀察副使若林舉人若果郡諸生曾孫三人胤
良胤庚胤可並幼公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歐陽

子曰余猶及復公再召時與余同被　命入史館迨今蓋三十餘年見公在朝則翛然有霞外之想數乞休休矣又數遣人入朝上萬壽聞召即不俟駕行戀戀　上恩懇而後已其於進退之際豈能自解於衆人哉乃余則知公耳

明朝列大夫貴州布政使司右叅議彥清楊公遺墓表

楊公名廉字彥清故關西夫子裔不知何代徙家廣陵之泰州泰州族系亦無考洪武之季君用明經舉起家爲名御史歷永樂遷陝西按察司僉事尋調廣

西擢貴州布政使司右參議在貴六年所雅能撫循
自撫綏民夷語在名宦志宣德初
皇帝賜璽書襃之比卒其妻王恭人子然依一垂橐
視諸孤穉穉中度無資越萬里歸遂卜葬公于城東
三柯林因家焉至今鄉士人猶能誦公遺德祠祀之
不泯其後季子祥以國子生授行唐令祥子敞以鄉
舉授洋縣令敞子敬爲百丈驛丞敬子舉爲中軍督
府知印蓋自是楊氏日微矣公故有四子或嗣或絕
嗣者或他徙不知其處獨祥之子孫僅僅守丘墓其
自王恭人行唐令以下物故而祔三柯林葬者凡三

十七冢知印蚤客死家不置錐妻亦去惟遺孤文彬
文燦少育於假父家爲舍人何祈所給私以子錢行
務因收其冢間隙地已遂竊葬至行唐令所幾暴其
骸骨是時二孤已稍長爲人傭以自飲食偶過故林
而息焉始悟舍人故給之且暴之也號泣而訟于予
予以移眞陽太守太守康得其實召舍人當之法立
徙諸非楊氏骼而還所竊葬地乃論報請礱石紀其
事予覽楊氏所藏　璽書與三柯林諸槀之圖愴焉
嗟曰不仁哉舍人乎夫楊公以藩大夫嘗臨若先世
父老非不尊

天子褒勞其績士人見德而祠之非不賢子孫二世相繼守百里非不有後迷五世之澤微始有不免爲人傭者舍人迹明豕心使其四世之親幾不掩於貧士不仁哉昔孫叔敖歿數年其子貧困乞封於楚得寢丘以寢丘瘠不爲人所利朱仲卿病且死屬其子曰桐鄉民愛我其葬我桐鄉往予嘗過寢丘見楚相祠如新是瘠之效也及過桐鄉又見大司農高冢數百步外無樵牧則愛之微也今三利林瘠於寢丘而楊公有知未必不桐鄉望其民彼千百世亡恙此數世忍之何人情相縣乃爾卽舍人奚利暴人之親而

自暴其親徒取不仁名亦愚矣予懼夫後之愚而爲舍人者不少也故特如太守議表其墓以戒之且戒楊氏之後毋復爲人所紿云

明逸士行義吳先生墓表

與世貢通顯而先生獨以逸士見名其鄉鄉長老自太守御史中丞以下莫不高其義後進之庶幾有所稱隱居鍔約常馳千里者乎而有所不則見布而疑蹙見斷而駭泣皆也蓋先生下世二十餘年而其子楚材始以狀來乞予表墓道予因采其著者表之曰先生姓吳名仕字行義楚崇陽邑人世居塘田洪武

四年有祖子明自塘田徙高坪子可生伯政凡四傳而及允進世隱於農多樸直長者行允進娶於龔以弘治癸亥二月十九日生先生先生自少穎拔稍長就經師受儒家言多所通解其祖父鍾黃而撫其首曰兒安得以一經釋吾家耒耜業邪年十四妣龔孺喪如禮已事其繼妣汪如龔而自奮於學益力十七補邑學諸生旋以父命從其鄉殷先生遊殷故博雅士然稱奇先生才不敢當北面其後督學大夫如崔許諸名公行縣校士往往拔先生異等而亟稱之乃七舉有司不第先生喟然歎曰豈吾而能經生老哉

可以止矣因退而自名其居曰止止亭人亦稱之曰止
亭先生云自先生退處十九年不入城府杜門溫繹
故所誦左國秦漢諸書時時與二三庶弟課耕灌園
出入相怡悅以其暇召所嘗與遊觴奕林壑不復問
新聚多寡至於通顯故交歲時徵逐饋遺及邑長吏
博士倅舉蜡賓一切謝不報偲偲乎有抱甕蹩埦之
風焉觴梵材長而嗜學修古文辭輒大喜是兒當世
吾業吾無憾矣又先生故習星家學自知齒不踰耆
常恐不及見其子成名而督誨之會嘉靖辛酉人日
先生起彈冠振衣謁謝諸宗老宗老不知其訣也明

曰方與客奕至夜忽忽不樂亟召弟與子前而與語
皆傳家正論旋索筆書正命二字遺之遂卒年才五
十有九嗟乎先生其明於死生之際乎明年冬葬先
生章園貿坎抱離而虛左以待其配妻右以待其庶
黃用先生遺命也子一人即楚材黃出孫四人曰徵
徽徹儆曾孫四人曰其昌其晟其昇其冕子觀崇長
老所爲先生誌傳雅惜其聲不副實以爲天嗇之報
意歉歉甚也乃予有聞尚子平讀易至損而悟富貴
不如貧賤第未知死何如生今先生得易之艮而知
止且明於死生則富貴不入其心可知已豈復有歉

望於聲實乎卽先生下世而子楚材業已起賢科負用世具而諸孫循循逢衣徒矣語云一年樹穀十年樹木百年樹德先生殆樹德百年者而又享有逸士名天之報先生遠哉

敕贈文林郎鍾祥縣知縣敬甫張先生墓表

先生故布衣儒下世十年以其子叔見奏鍾祥績奉
天子璽書追贈文林郎云今叔見擢守典國且三年始爲狀謁予表先生之墓蓋欲彰
主上恩以不朽其世德意良遠也按先生姓張名愼字敬甫蜀之涪陵人其先南昌人南昌祖壽輔仕江

津會明玉珍爲亂棄官歸道出涪江聞吳楚方迪兵不敢下峽因卜五龍鎮家焉壽輔生漢霖善積居慷慨有遠略嘗捐五千金餉兵平大寇事聞

高皇帝嘉之徵爲郎弗就　詔以忠義旌其門張遂爲涪著姓矣其後三傳至廷璽好義樂施里人稱長者尋以其從子關貫官錢不惜破千金產救之家稍稍中落廷璽生汝中是爲先生父娶于馮生二子而先生其仲先生生之前一日廷璽公夢天墜一磬其室而鄉人亦夢有神人自空中抱兒下云送張再大宅蓋再大廷璽公行也已宗鄰見先生生而岐嶷不

羣率舉手相賀會父祖相繼棄先生襁褓中而獨憑母煢煢拮据畢三喪事生計由是日薄人或謂張氏其微乎乃先生則已崖然負丈夫氣內奉孀母外從其兄治生轉貨累貲每有天幸未十年具三四中人產無何舉父祖已鬻田宅不靳增直盡復之蓋無忝爲幹蠱克家子矣族有貧而鬻子與幼孤而不能自給者先生並收而子之已爲娶婦厚遣之曰族子吾子也至遇執友內外親由敦情好無論過從杯酒終日相歡謔即緩急匄貸無不立應而卒亦不問其償每督誨叔見輒垂泣長歎曰而父少嬰家難不及卒

業爲儒令無階一振先緒以光揚母節念至心怦怦
痛也子其勉勵之子卽肅銘無恨後叔見儒業成獎
于鄉高等先生又命之曰兒偉一第皆先世遺也愼
毋泰越宗黨人以傷祖德卽異時祿仕其益廣吾意
厚恤之嗟乎先生之肫肫於倫理也蓋天性矣年五
十四卒墓在火峯舖配夏氏封孺人二子長卽叔見
名仕可次立可郡庠生予觀張氏之中微而復振也
則以有先生而先生之以術衣稱郎也其先世種德
之報乎不則兩異夢何徵也乃叔見爲郡率用先生
義方忠上卹下以廉平爲列郡稱首而猶歲時剖常

祿分遺諸宗鄰人不啻事先生如生矣先生之澤未已張氏其滋大乎

明誥贈恭人亡妻陳氏墓表

陳恭人爲州處士廷章公女母許氏嘉靖乙酉秋九日生恭人是爲河南參政吳國倫妻也國倫家楚興國州父中憲大夫宗魯公母李太恭人生子四而國倫其季蓋在孩提時稍露穎慧其伯兄輔可君心異之每謂吾家千里駒無可與方駕者他日過陳處士見其女又大異之曰茲吾季德耀也間言於太恭人太恭人意在比鄰子弟許曰處士故賢豪肯委其女

爲貧家婦耶伯兄因力請於中憲公約婚處士而處士母楊果有難色曰市井兒多不治生理云巳處士走羣兒中瞰予識之疾馳歸謂其母曰此非常兒其父兄又皆賢長者急勿失乃許婚時恭人甫五歲辛丑適予則十有七歲矣恭人爲婦端靜寡言笑奇朗若才男子與諸妯娌不易歡獨能歡太恭人太恭人亦自謂得婦其從予若影響焉而媟黷不生已盡解其裝送爲予購典籍資身自貧賤視人有急輒不吝分簪珥恤之卽布裳提甕覗它子婦日侈珍麗飾遨樂終歲澹然與居不自失也久之諸宗鄰內眷無不

賢恭人而以爲婦師居三年太恭人與中憲公相繼下世歲且大饑數口嗷嗷獨恭人無慍色蚤夜拮据相予終二喪禮毋自厭麤糲而獨調甘脆以食予予弗知也初予性好動與吾黨士遊即佚遊從之恭人正色相規曰嘗聞不知其人視其友以君之才當不久下人獨奈何不自愛而友非其人乎又數見予與客擲攜蒱戲戲或竟日廢業也毋以爲患因竊其具焚之予乃大悟謝絕諸狎遊日與二三同志下帷治經術恭人益畢力中饋贊之乃得卒業不復問家事矣初恭人未學而識書記蓋得之處士公口授者予

亦授以内訓烈女傳言一二過即了了悟大義嘗謂古烈女至截髮割鼻以明其心彼豈知有往訓效之無亦其天性然由此觀之問學丈夫事婦人之行多師心耳信有如其言也巳酉予舉于鄉庚戌舉進士迎恭人如京師且至會北虜入寇發輔戒嚴止中山者五日食不下咽遂病慮不及須臾一覯見也寇退始至相顧悲喜殆不勝情後恭人居邸舍數月不厭風土日南望而嗟焉且見衣食稍異貧賤時輒相嚮泣下念不及與二尊人共又鬱鬱爲無嗣慮蓋益有心病矣予知其意欲南也跪請得文學官于南不報

踰年拜中書舍人壬子五月恭人病忽作執予手曰薄命哉計得首丘幸矣第君未有子而吾圖之不蚤奈何已病少間亟亟爲予問妾予嘗夜飲比部郎中徐子與宅恭人令從者趣之歸曰爲君得妾矣子與大撫掌歎曰君家內德甚盛哉予嘗賦秋夜慰內詩恭人誦之至異鄉兒女淚薄宦歲時心愀然曰是詩吾病本也然自是胃立不起矣癸丑閏三月二日卒于京年裁二十有九云予既慟恭人客死且夭無胤嗣因具疏請告以其櫬還是冬十一月卜鶴山之陽葬焉且乞子與銘其墓而陸尚寶子傳爲書之而其

稱猶未貴也後予歷給事中外謫稍遷邵武太守以
奏績奉
天子璽書追贈稱恭人時嘉靖丙寅而繼恭人者舒
恭人業已有三子後長子工良季子士良並業儒為
郡諸生能奉恭人祀而仲子牧良則中殤矣頃予自
河南罷歸始為恭人易墓道而表之曰嗟乎傷哉恭
人吾益友也而又有士行不忝為吾家婦師今就世
已三十餘年而予且老無一歲不見夢夢輒攣攣焉
有戚容也予何以忘恭人哉乃其故所與居娣姒及
所嘗使婢妾至今一語及恭人無不哽咽涕出此何

爲其然恭人蓋可表也已

甔甀洞稾卷之三十七終